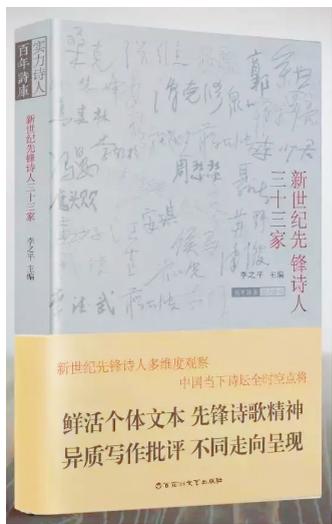


诗的独立与启示

——读《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



《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
主编:李之平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杨碧薇

2018年1月,由李之平主编的《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正式出版。在诗歌选本层出不穷的今天,这本书的出现使人眼前一亮。其设计上的创意姑且不谈,单是书名中的“先锋”一词,就颇显编者的眼光、决

断和勇气。

“先锋”是一个被人常提常用、却又面目模糊的词。正因如此,本书的序者程一身才会在序言《何谓先锋?何以先锋?》中,对“先锋”的概念进行考察与辨析。程一身无不警敏地洞察到,先锋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在富含力量的同时也自带危险性:“先锋诗歌未必是经典诗歌;先锋诗人也未必是杰出诗人。毋庸置疑,先锋的必要性与危险性是并存的。”在他看来,先锋与经典、杰出或所谓优秀并不直接挂钩。有趣的是,作为编者的李之平却在后记中肯定了先锋与优秀的关系:“先锋即优秀,先锋也是突围。”她界定先锋的首要标准是:“先锋诗人是努力进取,积极探索诗歌艺术,能够沉潜自我,进行精神历练,追逐心灵与世界的光,并予辐射与放大。那是种有着文字穿透力和思想照亮能力的写作。”

笔者认为,新诗中的先锋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先锋表征独立。先锋诗人往往有自成一格的诗学建构,

他们有自己的诗学主张,不依附于潮流的写作,亦不屑于与其他写作互文,他们的诗歌很少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参与与其他诗歌的相互复制中。书中入选的韩东、臧棣、李少君、沈浩波、泉子、周瑟瑟等人,便有独立的诗学主张,其诗学面孔清晰可辨;杨黎、冯晏、桑克、高春林、津渡的诗歌,则有独特的腔调,其言说方式、语调、气息,都不可能湮没在趋之若鹜的大合唱中;而李轻松、侯马、安琪、魔头贝贝、潘洗尘、张维的诗,十分注重书写“自己的生活”,当他们将个人视角作为身份印章时,其诗歌也就加盖了不可复制的个性。其次,先锋提供启示。先锋的诗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带来审美愉悦和认同感,反而可能激起反感。这是因为,先锋总是暗含着对既定审美的“侵犯”与“越界”。正是在先锋的“破坏”下,潜伏在诗歌深层结构中的痼疾才会被推出水面,成为问题并引发思考,从而为他者的写作带来启示。这本书中,谭克修、蒋立波、孙慧

峰、施茂盛的一些诗,就不符合惯常的诗意,现代因素的加入使这些诗内部的颗粒不断碰撞,不断制造磨擦;然而,正是“不光滑”“不适”将人带入思考中,晏榕、余怒、苏野、太阿、育邦的诗就充满了对生活、人生的智性思索;碰撞与思索,最终又合在一起,推动美学的更新与诗歌世界的再造:李德武、从容、聂广友、曾纪虎的诗从不同角度整合了古典与现代、日常与现时的经验;江雪、黄沙子、罗亮的诗则试着从简练而不简单的方向,重构诗歌世界的秩序。试想一下,当诗人们读到这些诗,并想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写?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写?如果我这样写,效果会不会更好?”时,先锋的启示价值也就实现了。

当然,先锋诗歌的特征远不止于此,但独立与启示就是两个入口,通过它们,我们能在先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最后回到书名来看,“新世纪”既是书中所选文本的时间范围,又是诗学视野的一种象征。

通过文字 抵达思想的天空

□过客

《户口本》是史杰鹏系列作品中一部半纪实类小说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江西南昌市金顺村少年褚枕石的成长经历。书中对自己家乡江西南昌金顺村金塔街一带的世俗风貌进行了极为传神地叙述。这部小说与那些虚构类长篇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对书中人物的态度,他没有为亲者讳,用朴实的笔墨写出了琐碎生活下,人性的扭曲。通过史杰鹏先生的叙述,我们会了解到,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亲人邻居,不光有温暖美好的一面,也有猥琐狼狈的一面。这恰恰是同题材类小说作品所缺少的,而这更贴近人性的真实。一部好的作品除了给我们阅读上的愉悦之外,更多的是带领我们思考,通过文字抵达思想的天空。

史老师的《户口本》,带我们重温往事的同时,让我深深意识到了那些逝去时光不只是诗情画意,更多的是狼狈不堪,是猥琐与冷漠,是麻木与失落。父亲不只是独当一面的顶梁柱,他也有难以言说的懦弱与可怜;母亲也不只是贤惠与慈爱,她也有失去理智的歇斯底里与疯狂;还有在贫穷中挣扎的祖祖辈辈;老师除了教书育人,也会在阴暗的教室里撒下丑陋的种子;那些陪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老去的所有乡邻,他们传递着愚昧与浅薄,却总是与文明相去甚远。史老师直面人性深层的丑陋与残酷,这种坦诚与大气让我深深感动。

阅读,让生命繁花似锦

——读威尔·施瓦尔贝《为生命而阅读》

□王立坤

在生命长度有限的前提下,如何扩展生命的宽度?如何让生命充盈,让我们勇敢有力?我想,阅读,是不错的选择。这本《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威尔·施瓦尔贝的新书《为生命而阅读》,就是为每一个在生命旅程里默默前行的人献礼的书,愿每个人都能通过阅读,让生命,开出花朵。

这本《为生命而阅读》,是由26篇阅读故事构成的。26篇阅读故事,由26本著作生发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合集,融合进了作者的情感和故事。翻阅本书,很像是参加一场“无声的读书沙龙”。作者用自己的阅读与人生阅历,唤醒让我们激动的瞬间,唤醒我们狂热的情感,从而实现情感共鸣、情绪同频,在阅读中,我们也得以改变。

说起改变,为什么有的人读书后不断精进,有的人却踟躇不前?在这本书中,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作者对于威尔·施瓦尔贝来说,阅读的本质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塑造,可以开阔眼界,了解这纷繁的世界,更能反观自身,找到生活中种种问题的答案,并付诸实践,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每一

个章节中,作者都讨论了一本特定的书,设定一个主题,由此阐述自己的感受。作者选定的这些书,历史跨度大,流派风格多样:从斯图尔特到《火车上的女孩》,从《大卫·科波菲尔》到《奇迹》,从《乔瓦尼的房间》到丽贝卡,从《1984》到《大海的礼物》。这些书籍的选定,也让封面上的这句:“不会读书的人只活了一次,会读书的人,活过一千次的人生”,再次打动读者的心扉。特别是我在回家的火车上,翻看这本书,更是有种恍惚穿越的感觉:我似乎窥视了很多的人的不同人生,得以能反思自己的生活。

其实,当人生到一定的年龄段,阅读就会成为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方式。当与一本书相遇、阅读、走出,就好像是从一条隐秘的生命之河中刚刚沐浴完毕,洗去浮躁喧闹,再次回归真实的世界,然而你已改变,得以重新塑造自我。此时的阅读,已经抛弃了功利实用色彩,更多的是一种灵魂的契合愉悦,一种身心的放松休闲。

时光流逝,阅读往往因孤独而起,但阅读终会以满足结束。在亲近一本书的过程中,流逝的成为光阴,你依然拥有鲜活的日子,并有可能,让自己的生命朴素却惊艳,繁花似锦。

一部校园版的《红楼梦》

□李春辉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被称为诺贝尔文学奖“常年陪跑者”,他连续多年被视为热门人选,但均没能获奖。其实,如果你真心喜欢村上春树,他获奖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

读过村上春树的传记《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传记中的村上春树生活平平淡淡,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但这不妨碍村上春树成为广大读者的朋友,他的崇拜者对他的作品坚定不移,每发表一部新作都买来阅读。

1971年,22岁的村上春树和阳子登记结婚,当时他还没有大学毕业,还是一位大学生。村上春树是个用情专一的男人,他和夫人阳子一直幸福地生活至今。村上春树是个绝对的工作狂,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十遍或十五遍。为了保持体力,他常年坚持跑步。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于198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爱情小说。自该书在日本问世,截至2012年在日本共售出1500余万册,是有史以来最流行的日文小说。从这本书开始,村上春树成为一种现象,女孩子成为他最主要的读者。

《挪威的森林》讲述直子是“我”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但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我”同直子开始了交往,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初尝禁果,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精神疗养院。“我”去探望直子,并认识了和直子同一宿舍的玲子。在一家小餐馆“我”结识了女大学生绿子,绿子十分清纯活泼。这期间,“我”纠缠在具有严重自毁倾向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直子和生气勃勃、热爱生命的绿子之间,“我”在直子和绿子两个对立的磁极之间摇摆不定。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我”失魂落魄地四处徒步旅行。在玲子的鼓励下,“我”最终走向了绿子。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撰文指出:“《挪威的森林》这种流行的青春小说,通篇没有矫揉造作之处,或者说没有为讨女孩子欢心而装腔作势的伪善笔法,使我感到心情愉快。”

很明显,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尽管村上春树本人否认其自传性,小说中的大学是以作者本人的母校早稻田大学为原型的。男主人公也和村上春树一样爱读书,性格也与村上春树相近。女主人公绿子是以村上夫人阳子为原型的,比如绿子和阳子一样,都出生于商人阶层,都是贵族女校中唯一的平民家的孩子。还有绿子独特的讲话方式,也酷似阳子。

《挪威的森林》堪称校园版的《红楼梦》——忧郁悲观的直子有点像林黛玉,开朗乐观的绿子有点像史湘云,男主人公“我”如同贾宝玉一般花心(这也是村上春树不敢承认小说的自传性的原因)。

村上春树接受了《巴黎评论》专访,采访者说:“在《挪威的森林》里我从头到尾一直喜欢绿子这个角色。”

村上春树说:“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和你的感受相同,他们也都选择绿子,当然小说的主人公最后也选择了绿子。”